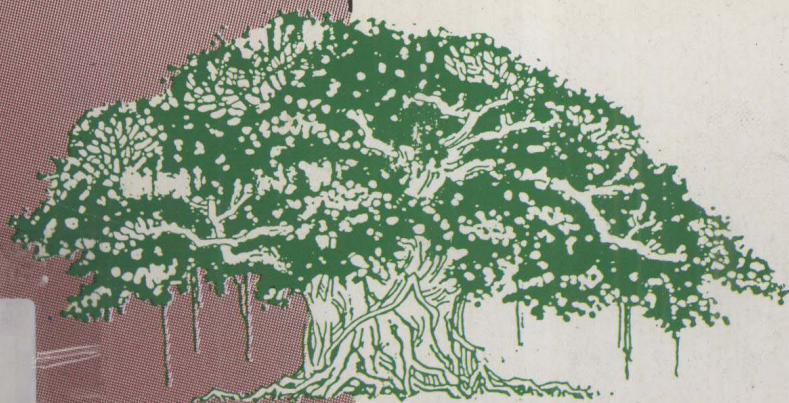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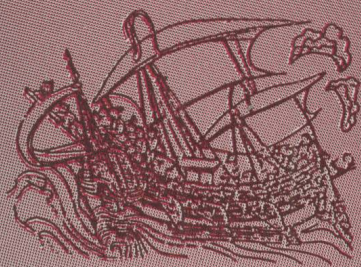


劉子政文史系列 ③

福州音

南洋詩・民間歌謠



砂拉越華族文化

・ 劉子政編註 ・

劉子政文史系列 ③

福州音南洋詩・民間歌謠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叢書

1996

劉子政文史系列 (三)

福州音南洋詩・民間歌謠

編註者：劉子政

出 版：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Sarawak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12, 1st Floor, Jalan Tapang Timur,

96000 Sibul, Sarawak, Malaysia.

Tel: 084-320767. Fax: 084-329259.

編 輯：出版與翻譯組

印 刷：慕娘印務有限公司

7, Island Road,

96000 Sibul, Sarawak, Malaysia

初 版：1996年10月

印 數：1000本

定 價：馬幣十二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ISBN 983-9360-03-5 (平裝)

總序

美國學人巴安斯（H.E.BARNES）對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有專門的研究，指陳這門學科所探討的主要問題，即在敘述和解釋人類生活之起源，依據歷史資料，探究往昔的社會文化事實，尋求其共同的特徵，分析其因果的關係。（註）台灣已故學人傅斯年先生嘗言：「歷史學即史料學。」司馬遷所編『史記』始於「五帝本紀」之黃帝，迄今已逾四千六百餘年，中國人歷史悠久、文化深厚，舉世莫與倫比，無不賴龐雜及詳實之史料的廣續和累積。故知任何史事的探討，仰其相關之史料勢不可免，但東南亞華人社會，卻大不同於本土（海峽兩岸）華人社會，蓋當地既闕實錄、本紀，亦無列傳與方志足資稽考，爰是之故，凡實地勘考前人史跡、田野調查蒐集遺佚文物，乃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之一。

筆者為教學與研究之需，自一九八五年起迄今，每年至少寒暑兩度專程南訪考察以網羅史料，足跡遍佈越南（胡志明市、峴港、順化、海防、河內）、柬埔寨（金邊、吾哥窟）、寮國（永珍）、泰國（曼谷、清邁、金三角）、緬甸（仰光、瓦城、臘戍、八莫）、西馬（怡保、檳城、吉隆坡、馬六甲、麻坡、新山）、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廖內、亞齊、棉蘭、巨港、邦加、勿里洞、雅加達、泗水、三寶瓏、峇厘）、東馬砂拉越（石隆門、古晉、詩巫、加拿逸、加帛、美里、馬魯帝、林夢）、沙巴（山打根）、菲律賓（三寶顏、宿務、馬尼拉、碧瑤）等地都會城鎮。在研究的架構上，以探究僑社結構、組織、制度，及其衍生的社會體系、社會運動、社會價值與社會

流動等若干現象的發展及其變遷為經；以網羅相關的會館、宗祠、廟宇、公會、商會、社團、學堂、善堂、醫院、義山等文獻資料，旁及若干歷史建築的遺跡文物為緯，加諸專訪僑賢聞人後裔所採摭的口述歷史和蒐集的函札圖錄等等，則建構成上述研究的重要依據。凡涉史料之爬梳、文物之著錄，瑕瑜並存，累積數量繁多，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習俗文化及宗教信仰等各類資料，皆嚴謹的在設定範疇內去蕪存菁，並予系統建檔以資索引。儘管許多文物史料字跡模糊或殘闕不全，但這些歲月逾邁的真蹟卻信可珍貴，特別是在研究因史籍從缺、文獻不足而礙難稽考的華人社會領域裡，倍覺其難能可貴與不可或缺。

至目前為止，為繼續研究，仍不免僕僕征途於實地勘考，或上山下鄉，跋涉丘陵墳衍；或鎮日奔走，出入囂塵湫隘，雖艷陽烈日夾背汗流，但得來不易彌足珍惜。期間在一九九五年二月，筆者二度南訪考察砂拉越華人社會組織之際，蒙「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SARAWAK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之引見，得以一睹砂州著名史家劉子政先生之風采。事實上，早在十餘年前埋首南洋史乘之初，已久仰其大名，因拜讀大著（代表作）『黃乃裳與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學會出版，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六〇頁）從其內容及所收錄大量的圖片和附錄，除翔實鉤稽出斯時身為維新志士，亦革命黨人的黃乃裳之生平，更論證了黃氏墾殖詩巫的歷史地位與價值。類此攸關華人開拓海外與發展的重要史實，若不是子政先生秉其如椽之筆加以發揚，則這段先驅僑賢的光輝勢將暗淡無光。晚近以來，台灣學界在胡適之先生倡導下，傳記文學勃興，有謂「誌狀不可妄作」（顧亭林：『日知錄』，卷二十四

一），而遠在砂州的子政先生之代表作，非但不妄作，更當屬一部上乘傳記，讀後獲益匪淺，慕名求教，不勝企盼。今能際會叔度雅範，復蒙相贈歷來著作，迄今年餘，筆者幾乎遍閱先生諸作，見其胸藏萬卷又博文約禮，不難得見子政先生對砂州僑史之貢獻。念茲在茲，中心之快慰，非可言喻。

劉子政先生，原名恭煌，一九三一年生於福建閩清，六歲隨母南渡，旅居砂拉越詩巫，畢業於當地「衛理高級中學」。少年喜讀中國典籍旁及稗官野史，如『三國演義』、『東周列國誌』、『西遊記』、『水滸傳』、『七俠五義』，特別是西漢史家劉向『說苑』、『烈女傳』等，受其影響，史識漸開，並藉劉向之字「子政」以自名，此見先生年少立志「學習歷史、研究歷史，乃有識之士的責任。」（其著『砂拉越史事論叢』之後記所云）之一斑。完成學業之同時，以第一篇文章「五四運動與新文化的勃興」發表於當地『大同日報』（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而聲譽鵲起，遂應聘於中正中學任文史地教員。執教間，利用公暇專注於砂拉越歷史研究，為探討日軍南侵蹂躪之史實，曾遍尋各地遺跡，並深入城鄉訪察遺老，研究成果見諸於『詩華日報』（一九五五年三月至六月）數月連載，引起僑社高度共鳴，嗣而彙編成『詩巫劫後追記』（砂拉越，詩華日報，一九五五年八月，一三六頁）。使讀者莫不感同身受、歷歷如繪。為編著『砂拉越百年紀略』（古晉，中華日報，一九五六年八月，一二〇頁），除實地勘察各地史事，亦戮力於爬梳與分析，從古代史起，歷經歐洲列強競逐、布洛克王朝、殖民統治，以至一九五五年的罷市等，所鉤勒出第一部砂拉越具其系統的史書，其建樹史界自不待言，誠如劉君感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稿「四十三年來著述編目輯

錄」），以此見諸先生著作之用功與勤奮。子政先生執教七年後，（一九六〇年三月）雖轉行從商，然致力於文史創作卻未嘗稍懈，應星洲已故學人許雲樵先生指名邀作，編著『砂拉越散記』（新加坡，青年書局，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六〇頁），列為許氏主編『亞非叢書』之一，至一九六四年再版，成為斯時「南洋大學」歷史系生參考用書，亦因此書之流傳，使「劉子政」大名蜚聲於星馬各地。嗣後不斷撰作當地典故史事與研究心得，陸續完成了『婆羅洲史話』、『黃乃裳與新福州』、『懷故集』（第一集）、『風下雜筆』等著作，亦因其勤於自修、鼎力寫作，為砂州僑史貢獻良多，（一九七五年）榮獲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頒授文學獎而頭角崢嶸。中國大陸學界更依據『黃乃裳與新福州』之豐碩內容，摘錄成『黃乃裳與詩巫』一書（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一三四頁）廣為發行，足證子政先生的研究成果深受中外學術界的重視與肯定。截至一九九五年為止，先生所完成之專著計有十八種，若包含幾近完稿的『砂拉越一百五十年大事記』及『前塵往事：劉子政回憶錄』兩種在內，則達二十種之多，因篇幅之限，未能一一論及，謹臚列下表以見其詳：

一、已出版之專著：

序	書名	報刊連載	出版處所及年月	總頁數	備註
1	詩巫劫後追記	詩巫，詩華日報 1955年3月中旬至6月	砂拉越，詩華日報，1955年8月。	136	處女作
2	砂拉越百年紀略	古晉，中華日報 1955年6月12日至7月26日	古晉，中華日報，1956年8月。	120	1959年5月易名『砂拉越古今談』，詩巫華英書店再版。

序	書 名	報 刊 連 載	出版處所及年月	總頁數	備 註
3	砂拉越散記		新加坡，青年書局， 1960年12月；1964年 12月再版。	260	列為許雲樵主編 「亞非叢書」之 一。
4	婆羅洲史話		詩巫，拉讓書局， 1964年5月。	178	
5	黃乃裳與新福州	詩巫，砂羅越商報 1966年9月6日至10 月18日	新加坡，南洋學 會，1979年12月。	360	1971年7月發表於 許雲樵主編「東南 亞研究」卷六。
6	懷故集(第一集)		新加坡，南海編譯 館，1980年1月。	210	
7	風下雜筆	詩巫，大眾報1973年10 月31日(第四期)至1974 年12月(第二十七期)	新加坡，群島文化 社，1980年11月。	132	
8	砂拉越史事論 叢(第一集)		古晉，拉讓出版 社，1987年12月。	134	
9	黃乃裳與詩巫		北京，中國華僑出 版公司，1991年。	134	係由原著「黃乃裳 與新福州」摘錄而 成。
10	砂拉越五十年代 史事探微	詩巫，馬來西亞日報 1985年1月25日至3 月16日	詩巫，砂拉越華族 文化協會，1992 年，6月。	221	

二、已完稿尚待出版之專著：

1. 砂拉越史事論叢（第一、二、三集）
2. 汶萊史事論叢
3. 沙巴史事論叢
4. 砂拉越華族史

- 5.福州音南洋詩·民間歌謠
- 6.三代拉者統治下的砂拉越（已連載於詩巫『馬來西亞日報』，1985年4月2日至7月13日）
- 7.懷故集（第二集）
- 8.砂拉越華族出版業叢談

三、未完稿之專著：

- 1.砂表越一百五十年大事記（1841-1991）
- 2.前塵往事：劉子政回憶錄

以上撰作絕大部份屬歷史記述，既有編年體，亦採敘事本末體，更包含了傳記體，常見此三種體裁交相互用，使文章生動活潑，人人可讀，具高度的文學性和民族性。梁任公（啓超）之文章「筆鋒常帶情感」，子政先生之文章庶幾近也，故所著一紙風行，讀者爭購而使洛陽紙貴，其中若干種早已售罄，致諸多文友紛紛向隅。

除專書外，其他搜沉鉤錄的短篇文章繁多，散見於各地雜誌、紀念特刊，或發表於『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大同日報』、『詩華日報』、『馬來西亞日報』、『國際時報』、『砂羅越商報』、『中華日報』、『大眾報』、『工商導報』、及『人民論壇報』等各大報章，單以各報刊載而言，自一九五二年五月起，迄今四十四年間，先後共發表二百三十二篇文章，足見子政先生為詮釋砂州歷史文化之辛勤與貢獻，其對砂華僑社之影響既廣亦深，故（一九八二年）之所以榮獲砂拉越州元首頒授A.B.S.(Ahli Bintang Sarawak)勳銜，自非僥幸。

子政先生之潛心研究與勉力寫作，為砂拉越文化事業開闢了一片園地固不待論，其治學精神亦值得一提，特別是在砂拉越部份史料散漫奇缺的現況下，先生不懼畏途，除廣搜遺佚、文物、檔案、圖片，踏遍城鄉走訪遺老，採摭了相當多的珍貴資料外，又訂閱多種報刊，每日堅持剪輯採錄，加諸蒐購多種出版刊物，對此龐雜的文物著錄與史料分類，所需時間及所耗精神之大不難想見，其奉獻不求報償，四十餘年如一日，實難能可貴。據悉，先生所集資料計五千多夾，共分七十餘類別，個人藏書近萬冊、報章雜誌數千本，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教育等各方面，其網羅之勤和著作之豐的成就並非偶然，此乃爰自於先生長期以來之恆心毅力與堅忍不拔的必然代價；子政先生謙稱自己為「業餘寫作、業餘剪報、業餘出版書」（其稿「四十三年來著述編目輯錄」），然客觀言之，一位專業的學者窮畢生心力，猶難與劉君這位「業餘」作家相倫比。如果說黃乃裳先生是詩巫的開創者（Pioneer），那麼子政先生則為砂州史界的先行者，應非溢美之詞。尤值得稱頌者，本年初，劉君慨捐上述長期蒐得的所有寶貴資料予「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以供學術文化界共同使用，這些彌足珍貴的材​​料，對於所有研究南國僑史的學人而言，如入寶山，價值無窮。子政先生這種「為而不有」的精神令人敬佩。

子政先生正值盛年，六十六之齡僅人生一半，係一成熟而豐收的年歲。「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半紀」（康南海壽吳佩孚聯），願劉君一秉其龍馬精神，繼續為砂拉越及南洋史奉獻和努力，砂華社會曾喻子政先生係一「用優勁把歷史留住」的人（『砂拉越晚報』，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相信以其對歷史研究的執著與賡續，將來推出更多、更完備的新著必指日可

待也。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自一九九〇年成立以來，是一個充滿生氣的學術文化團體，除了爲子政先生的大量資料特闢一樓作「劉子政資料室」以供庋藏及閱覽外，亦鑒於劉君歷來著作諸多絕版，不惜捐助鉅資重新再版，不僅以饗多年向隅的讀者文友，特別是在砂拉越多元種族的大環境裡，將如同一座孜孜不倦的燈塔，綻放出華人不朽的精神與歷史文化的光輝。

『易乾』曰「同聲相應，同氣和求」，際此爲劉子政先生出版其文史系列叢書前夕，蒙其不遺在遠，邀請命筆，不慚讓陋謹書感懷，一表對子政先生桴鼓相應之忱，一以與學術文化界人士共相期勉。是爲序。

*黃建淳 謹識

於一九九六（丙子）年十月一日
台灣台北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

註：H. E. BARNES, Historical Sociology: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Iosophical Library, 1948), pp.2-15.

*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誌：黃建淳博士（DR. JIANN-CHEN HUANG）係台灣學界研究東南亞華人社會專家，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訪問學人，於1994年7月、1995年2月及7月先後三度蒞砂考察研究，現任台灣台北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

自序

一、福州十邑

福州爲福建省會，在周代爲七閩，秦代置邵爲閩中，漢代改爲屬於會稽。吳、晉、陳、隋，又各易爲建安、晉安、閩州、福州、謂之八閩，唐朝開元時始改名福州，宋仍其舊，改閩爲福州府，清仍復之。

福州又名榕城，宋英宗治平年間（公元一〇六四——一〇六七），張伯玉守福州時，盛夏苦暑，天氣炎熱，提倡民間大量種植榕樹，用以遮陽避暑，榕樹最易成長，不數年即綠蔭遍地，故福州又稱榕城。

福州所轄凡十；即閩侯、長樂、福清、閩清、平潭、連江、羅源、古田、屏南、永泰。

十縣簡介於下：

一、福州，市名，別稱榕城，漢置治縣，東漢改侯官縣，隋改閩縣，唐又別置侯官縣，清以閩縣侯官縣並爲福建省治及福州府治，民國廢府，併二縣爲閩侯縣，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改爲林森縣，乃紀念國府主席福州人林森而名之。

二、長樂，唐時本名新寧，後改今名，取長樂安樂之意。

三、福清，以山自永福里來，水自清源里來而名。

四、閩清，唐爲梅溪，五代閩王王審知以梅溪之水與閩江會，江濁而溪清，因改名閩清。

五、平潭，以島中有巨石其平如砥，方言呼岩石爲譚，譚字不雅，因改爲潭。

六、連江，以江名爲縣名，或云其縣治連接江水而名。

七、羅源，縣有羅江，又名羅川，名羅源，取羅江水源所出之意。

八、古田，以縣治臨於古田溪而名，唐時本侯官山洞地，土人將古田畝墾闢而居，名爲古田。

九、屏南，清初設治，以縣在古田屏山之南而名。

十、永泰，唐永泰（公元七六五年）初設治，以年號爲名，宋代避諱改稱永福，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仍復舊名。

至於福建省，禹貢爲揚州地，周爲七閩地，秦爲閩中郡，漢初爲閩越國，唐屬江南道，宋爲福建路，元爲福建行中書省，明爲福建布政司，清因之，治福州府，民國廢府，以其地爲省治。

二、諸娘・唐甫

福州音『諸娘』即『婦人』指已婚的婦女。已婚的女子，稱爲『諸娘人』，未婚少女稱爲『諸娘仔』。考諸娘的來歷爲：福建本周代七閩之地，後爲越人所居，稱閩越，亦稱閩粵，（當時江浙粵諸地爲越人所居，總稱百越，如於越在浙江、閩越在福建、揚越在江西、南越在廣東、駱越在市南等是）漢高帝以故粵王無諸爲閩粵越王，後爲漢武帝（紀元前一四〇年，在位五十四年一四〇年～八

八年）所滅，故閩人爲無諸之後。唐末王審知入閩，稱當地婦女爲『諸娘』，『諸娘』者，無諸國之娘子也。

福建人稱男子爲『唐甫』，唐甫，即丈夫。唐末王審知率大軍入福建，後封爲閩王，其子稱帝，成爲五代十國之一（公元八九二年～九四五年），當時隨王審知入閩的軍隊，以戰勝者雄姿，當地閩人皆呼爲唐甫。說文：『甫爲男子之美稱』，禮儀，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錢大昕言言錄：謂古無輕唇音，讀甫爲圃。詩，軍攻『東有甫草』。鄭箋：『甫草甫田也，即圃田』，是甫之爲圃，圃之爲甫，一音之轉耳，按經傳從甫之字，多讀若鋪或鋪。

以上引證，藉知唐末男子漢隨軍入閩，謂：唐甫，演變到現在，俗稱我之丈夫爲『我的唐甫』，我之妻子爲『我的諸娘人』，這些相傳習用已有千年歷史了。

三、福州人南來

一九〇〇年，福建福州閩清黃乃裳先生鑒於閩清一地人多地少，且清政府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亟需得一大塊土地做爲移民墾殖，因之，他往南洋（今稱東南亞）各地，如馬來亞、蘇門答臘、荷屬東印度群島去勘察，均不適意，最後到拉讓江一帶去察水土，認爲土地肥沃，可以適合大量移民。同年七月，與砂拉越第二代拉查理士·布洛克簽訂約墾約十七條，招工一千名來砂拉越。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日，第一批七十二人抵達詩巫新珠山；一九〇一年三月十六日，第二批五十三人抵達詩巫；一九〇二年六月七日第三批

五一一人抵達，一共一一一八福州人抵達詩巫，在詩巫新珠山及附近從事開發土地工作。

從此，詩巫地方經福州人的墾發，已發展成為砂拉越第二大的城市了。福州籍人士多集中於第三省詩巫，以後移遷到砂拉越各地去。

由一九〇一年到一九七〇年，福州人有多少居在砂拉越，迄未有明確的數字。據一九七〇年砂拉越人口調查，華族各省籍人數為：客家人最多，福州人次之，第三人為福建人（閩南人），潮州人居四，廣東人第五，興化人第六，海南人第七，其他各省籍華族最少。

現在，做一個表如下：

華族	人 數	巴仙率	住各省
客家	91,610	31.2	1,2,4
福州人	90,704	30.9	3,1,2,4,5,6,7
福建	36,518	12.4	1,2,3
潮州	27,262	9.3	1,2
廣東	20,694	7.0	3,6
興化	10,642	3.6	1,3
海南	9,557	3.2	
總計	294,020		

資料來源：

一、一九七〇年馬來西亞人口調查；

二、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六日古晉『國際晚報』；

三、一九七六年五月廿三日，詩巫『詩華日報』；

四、饒尚東博士著『砂沙汶地理論文集，一九七六年出版，P
·九十三。

五、另一資料，砂拉越華族在一九七〇年有三二三、〇四八
人，此據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人口調查為二九四、〇二〇人。

上表可知道福州人在一九七〇年人數有九萬多人。

一九八〇年人口調查福州人為十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九人
(11.8629)

一九八九年人口總計華人為四十四萬二千九百人。

一九九五年人口總計華人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人。

四、南洋詩、民間歌謠

福州人南來砂拉越開墾土地，先種植稻、蕃薯、蔬菜，而後大量種植樹膠。南來的福州人，各種人才都有，有些『滿腹經綸』，『學富五車』的讀書人，在南洋熱帶地方從事體力勞動，換了環境，辛苦勞動，不免對工作起了怨言，而對南來的苦況，編寫成詩，縷述由福州動身到南洋的經過，寫成『南洋十怨』、『南洋詩』等，這些詩，每句都有押韻，讀來朗朗上口，是民間文學的一種。老一輩的人，大都都會唱，有者全編背誦得『滾瓜爛熟』，就這樣的流傳開去。他們在割膠餘暇，常常來唱，有者把之傳抄，抄來抄去，許多字也抄錯了，而且有者只需唱出，聽者用筆記之，越抄越錯，即以南洋詩為例，我發現有許多不同的詩句，我只選擇較有意義的抄錄並註解。

至於『福州音情詩』，不是砂拉越的產物，而是由中國福州屬各縣傳來的。福州人來砂拉越，當初只是僑居，賺了錢，就回『唐山』本鄉買田、建屋。因為鄉土觀念太深，在本鄉居住了不久，鑒於本鄉生活不如南洋，就要南來了，南來時，順便將家中保留下來的情詩一類抄本帶來，一可在船中間來唱唱，二可在南洋給友人傳抄，就這麼的流傳到砂拉越來。在本鄉，可以搜羅數百首情詩，但帶出來的只有少數。這些詩本，在日本統治砂拉越三年八個月內（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八月），因懼怕日軍搜到而致麻煩，燒去的，拋去的不少，到現在，只有少數留著，且老一輩的謝世的不，年青的不感興趣，七除八扣，所餘無幾。我曾詢之老前輩，只獲一些抄錄，我相信，在砂拉越民間，還有許多南洋詩及情詩，希望能借抄，便這種過時代的民間文學，得以流傳。

五、歷年發表南洋詩、情詩

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我在砂拉越詩巫『馬來西亞日報』元旦特刊發表『福州音南洋詩一攬』，那只發表兩篇『南洋十怨』，『南洋詩本』；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又在『馬來西亞日報』元旦特刊發表『福州音情詩』九篇，即：十粒手指記、十隻香袋記、十疋白布記、十合枕頭記、十條手巾詩、十條羅裙詩、十隻簍仔記、十別妹、十更點。此文同時在詩巫『詩華日報』新年特刊發表。這些文章，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我加以輯錄及註解而已，因為以福州音寫詩，只有福州籍人士看得懂，為使詩句普遍化，俾華族各省籍人士都看得明白，我加以註解，成為大眾化的讀物。